

岁月留痕

萤火虫飞啊飞

李 晓

在城市的钢筋森林里，看到萤火虫是一件奢侈的事。

有一个姓黄的商人，有天晚上他在都市郊外看见萤火虫飞舞闪烁，一个孩子问妈妈“这是什么虫啊？”，老黄的心突然有些失落，他也这样问自己，也想问问身边的人，我们有多久没有看到萤火虫了？老黄想起小时候，夜里醒来，能够在城里窗外看见一闪一闪的萤火虫，然后安静地进入梦乡。

后来，这个在都市做着很大生意的男人，突然调转方向，在城郊租了闲置土地专门养殖萤火虫，他要为萤火虫找回“失去的家园”。而今，这些成千上万萤火虫的光亮在林间枝头、溪水潺潺中轻盈地飞舞，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光痕，闪烁出迷人的梦幻之光。

我有一个友人老付，50多岁的老男人了，家里时常熬土鸡汤，我去他府上喝汤，忍不住喝掉几大碗，常常把我的尿酸喝高，痛风发作后，又忍不住开始忧郁人生了。见我忧心忡忡的样子，老付便常用某人的一句话劝我：人的心脏有两个心房，一个用来笑，一个用来悲，笑的时候，不要哭

五彩地絮语

人生如豆荚

三月河

我记得最清楚，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。一棵弯了几道弯，但枝条交错，茂密的叶子盖住大半个院子。灼灼夏日，父亲常把近邻叫来在树下纳凉。另一棵，则迥然不同，光秃秃的几近只有躯干，像个麻杆一样站在西墙边。瞧着这两棵树，父亲常倒背着手在院子里来回走，像穿越岁月的一条船。

父亲一天天去庄稼地里干农活，操劳的时间每天都分成好几段。父亲知道，这些农活一辈子也不完，即使一个人的全部时间用没了，庄稼人的农活依旧像路一样长，依然如初绽的新芽一样看不到终老。月残星疏的时候，父亲就推开屋门，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父亲脸上。父亲不虚度每一天，更不会把春播的土地荒废掉，父亲的脊背驮满一个家庭大大小小的事儿。

村子四周是无限的田野，田野尽头生长着另外一个村庄的庄稼。父亲淹没在自家的庄稼地里，无声地挥动锄头。风掀起一阵狂热，父亲没有看见高悬的灼日，汗水滴落在那些年落下的地方。麦粒饱满时，父亲就抬起头来，从衣兜里掏出一袋烟，双腿盘坐在地头上，大口抽一阵子，这一小段时光算是圆满地过去了。前面走不完的日子里，父亲仍会弯腰荷锄，不挪窝地锄地、割草、灭虫，年复一年做着用尽一生也做不完的事。

刮了一夜的大风，差点把草垛掀翻，院门被刮得一开一合。这场突兀穿行的风，迈开大脚在村子里肆意行走。夜蜷缩在寒月中，土梁好像要被刮歪。父亲的岁月中，全家人的岁月中，都会有来自不同方向的风。人和草木在一场大风过后，刮歪了的再想法竖直，被掀翻的草垛、土墙、牛棚，是要恢复原貌的。没等凉夜躲走，父亲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，第一个站在院门前，也站在了寒风中。父亲拍了拍肩膀，冲着大风吼道：“人还能被风改变了方向！”

一个人的岁月像旷野一样敞开，走进一个人一生的那些做不完的事儿，让人不会在虚无中度年月。我家不大的院子里，那棵弯了几道弯的树，父亲没有砍掉它。西墙边那棵光秃秃的树，父亲还一直让它长在那里。弯树不可另作他用，但炎热里仍能蔽荫。光秃秃的那棵树，父亲就把我家的两头牛拴上。时光止不住脚步，活着活着父亲就年迈了，岁月的风霜让父亲累弯了腰。在泥土里刨食的父亲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赶牛车了，但父亲还能在村头拾柴，在家里快乐地饲养家畜家禽。父亲的一生都在岁月中奔跑。

人生如豆荚，不求长短，但求节节饱满。农民父亲说不出这句话，却如院子里延续生命的那两棵树。

生活感悟

安全帽下的坚持

郑显发

在炎炎的秋日午后，阳光无情地照射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。工人们汗流浹背，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。在这片忙碌的土地上，有一个身影格外引人注目——那是负责安全的李师傅。

李师傅中等身材，皮肤因长年日晒而显得黝黑。他的眉宇间总挂着几分严肃，但眼中却透出一一种坚定和温暖。今天，他像往常一样，穿着整洁的工作服，头戴安全帽，肩上挎着一只装满安全资料的包。

突然，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工地，车窗降下，露出一位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。他的脸上写满了不悦，显然是对这突如其来的阻拦感到不满。李师傅走上前，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平静地说道：“先生，请戴上安全帽。”

“我是来找人的，很快就走。”男子不耐烦地摆摆手，显然对这种小规短不屑一顾。

李师傅并没有退让，他的语气更加坚定：“工地规定，无论是谁，进入必须佩戴安全帽。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。”男子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但在李师傅坚定的目光下，最终不情愿地接过了安全帽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真麻烦。”

后来，看着男子走进工地办公室，李师傅轻轻叹了口气。他知道，这样的坚持可能会让人不理解，甚至得罪人，但他更清楚，安全无小事。回想起几年前因为管理松懈导致的那两次事故（一次伤了两人，一次死了一人），那些痛苦的哭喊和无助的眼神至今仍历历在目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发誓，绝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。

太阳渐渐西沉，工地上的喧嚣开始平息。李师傅站在门口，望着一个疲惫的身影离开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和安宁。他知道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坚持，才能守护住这些为生活奔波的人们安全。

当那位有钱老板再次从办公室出来时，他的表情已经柔和了许多。在归还安全帽的时候，他甚至对李师傅点了点头，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李师傅微笑着回应，心中暖流涌动。是的，坚持总会得到理解，而他，只愿每个人都能平安无事。

起舞。萤火虫的光影中，我看见中年老付，显出愈发慈祥面容，一双淡眉柔顺疏朗地展开，让我想起白雪皑皑高原上绵延的天际线。

“你知道吗，我们慨叹人生穷困，其实是因为人生的时光太短暂，一辈子，在银河系里不到一眨眼的工夫，穷困的不是物质，是时间。”老付对我回忆说，他小时候家里动荡不安，寄居在乡下外婆家。夏夜里，他和外婆一起去追萤火虫，有个晚上在山梁上一直走了好几里地，外婆就这样一直陪着他走啊走啊，根本不知道累，是天上星星与地上萤火虫的光，照亮了他与外婆回家的路。在外婆的土墙篱笆老屋里，老付说，他度过了有萤火虫照亮的童年时光。

老付说，他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，等自己长大挣了钱，要把外婆接到城里来，把乡下萤火虫接到城里来，守候着外婆过上好日子。但等自己真挣了钱，外婆已经睡在了乡下土里。有年农历七月的夜里去祭奠外婆，老付在坟墓边草丛里看到了飞舞的萤火虫，他顿时泪流满面，想起一部外国电影里的画面：一

群萤火虫在空中扑闪着，与亡者起舞的灵魂相互辉映陪伴。

老付的话，一刹那让我豁然。我常常焦虑人生，患得患失，没想到照亮迷茫人生的，导航汪洋大海的，往往是像萤火虫那样的光，貌似微弱，其实像城墙一样支撑着心房，指引着飘摇的人生。

在城市璀璨而浑浊的夜色里，能够如萤火虫一样，按照自己的路径独自翩翩起舞，不也是一种安然的人生吗？人生往往因为贪婪而陷入永久的沉重，正如一个人说的那样，珍贵的东西，不一定要拿到手上抱在怀里你才觉得拥有了，只要是经过了你的目光，光芒一样照亮了你的心就好，这样的人生，才是轻盈而舒适的。每个人都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，正如萤火虫，一生经过卵、幼虫、蛹、成虫 4 个阶段，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生命，但在夜色里发出的微光，给予人间大地多少美妙的梦。

在城市里，除开霓虹灯的闪烁，如果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美丽萤火虫的造访与照亮，真是一个梦境般的美好之城。



上班去

徐 斌 摄

会心一笑

晴 晴

龚维皖

晴晴是我外孙女的中国名字，才三个月我就开始带她。哼的儿歌是“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”，讲的童话是“哪吒闹海”，看的动画是“小蝌蚪找妈妈”。

那年夏天，晴晴从美国回来，动不动就是麦当劳、肯德基；有时候，她仰起头来，很认真地说，奶奶呀，你们合肥比我们美国还漂亮哇。我会很认真听她说话，不理怨她的“我们，你们”之分。有时候我说夏威夷也很好玩哇，她会急急抢白，奶奶你错了，不是夏威夷，是好哇夷，弄得我忍俊不禁。

那次到植物园，满园的荷花可是她从未有过见过。微风一吹，就像大大小小的孩子跳舞一样，热闹非凡。孩子特别兴奋，嚷嚷：“呀呀，看看，宝莲灯！”，园工也被感染，立马采了两支红白荷花递给她：“这就是家乡的宝莲

灯呢，晚上能照亮路！”孩子对这美丽的童话，信以为真，宝贝一样捧着，一刻也不舍得放下。由于手掌的热气，身上的温度，又离开了水，花苞还没有到家就已经焉了。那个哭呀，眼泪一直啪啪地掉。晚上自然还是不愿意放手，梦想荷花能像哪吒复活一样重新鲜亮起来。

她回美国的时候，我送了几粒莲子。告诉她，等你长大了，再去种它。那时宝莲灯就会永远亮堂堂的，像你看的动画片一样，大放红光。不知道良苦用心能不能奏效，但，后来孩子参加了美国的小小天才赛，画的就是她心目中的荷花灯！一红一白，光芒四射，被老师张贴在墙上，逗得老外家长们个个惊奇。

闹腾的是，从那以后，越洋电话的铃声不断：“奶奶，我现在能不能种莲子哪？”

世间万象

小镇浅秋

周德梅

一不觉意九月了，中秋近在眼前，好像突然才发现，一年已去了三分之二，而自己还在做着春天的梦。“秋芸有春绿，疏篱照孤芳”，这秋日惬意慵懒得让人不忍虚度。

浅秋初至，并不见萧瑟。河岸边，秋苇依然碧绿，狭长的叶子在阳光下泛着银光；篱笆上的丝瓜花还在一朵一朵慎重地开着，油油的青蔓之上擎着一顶顶金色的“华盖”；檐前的柿子青红浅黄，挨挨挤挤地点染在枝头，恍若点燃着一盏盏华灯初上的宁静和喜悦。

河堤上的护栏和草丛，缠满了牵牛花的蓝朵，蓝色号角里吹奏出的，到底是春声还是秋声，并不十分分明，但秋虫已替代了蛙鸣，总是窸窣窣宰到更深夜静。

圆月过飘窗，午夜殊思量。躺在床上看着月亮爬着窗格，设想这月亮搭衬着秋树与秋草，悬在河上，在河面上撒碎银于粼波，那该当是另一种况味。

节令的转换轻悄而悠然，不知从哪一日开始，太阳收敛了烈焰般的温度，逐日地恬淡起来，阳光脉脉里，可以歪着、躺着、走着、坐着，可以读两页书、写几个字、绣几针画、到楼顶上莳弄下花草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就是愣怔着，没有人管我，我是我自个儿的，连这风，连这阳光都是我的。

露台上的花盆排着队，被我三天两头地改变队形。今夏的花开得比往年少了一些，但只要是的郁郁葱葱我就很喜欢。坐在书房的窗下发呆，看凌霄花的藤蔓爬上另一端廊架，藤蔓路过窗前的时候，垂下来一嘟噜橘色的花朵，今年

心香一瓣

口琴伴奏

王 辉

清晨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公园一角，一位年轻的父亲在教儿子吹奏口琴，见儿子又有了进步，父亲很高兴，说：“真不错，今天就练到这儿吧。爸爸想坐一会，你自己玩去，记得别走远。”儿子乖巧地点点头，如同一匹欢快的小鹿，蹦跳着跑开了。

男孩的目光被一片鹅卵石吸引。阳光下，鹅卵石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芒，一些人赤足行走在上面，仿佛在感受大地的呼吸。旁边，一台收录机正播放着悠扬的旋律，大伙跟着音乐的节奏迈着舞步，无论老少，都沉浸在这份欢乐之中。男孩好奇地走近，问道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一位和蔼的阿姨微笑着回答：“我们在做脚底按摩操，对身体很有好处呢。小朋友，你也来试试吧。”男孩犹豫了一下，但很快就被这新奇的运动吸引了，他脱下鞋子，小心翼翼地踏上了鹅卵石。

不一会儿，男孩便感到脚底阵阵发热，仿佛有一股暖流在体内涌动。

正当大家沉浸在这份愉悦中时，音乐声戛然而止，原来是录音机出了故障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气氛变得有些尴尬，人们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慌乱中，有人不小心踩到了男孩的脚背，男孩轻轻地“哎哟”一声。但随即以一种宽容的微笑回应了对方的歉意：“叔叔，没事的，我不疼。”

虽然音乐停止了，但人们并不愿意离去。可是，没有音乐的陪伴，鹅卵石就显得黯然失色，舞步也失去了往日的魅力，连空气都变得沉闷起来。

终于有人说话了：“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吧。”

就在大家准备散去之时，一阵清脆

是它第一次试花，只开了这么一小撮，而明年的花期怎不让人期待？马蹄莲终于发芽了，刚过立秋我就种下它们，它们端着架子迟迟不动声色，我每天都会刨开土看看，看着它们雪白的嫩芽一天天装睡，终于有一天它们绷不住了，芽芽渐次从土里探出头来，不几天，绿叶就袅袅亭亭，清新而洁净，如几个着绿裙的少女簇拥在一起。

清晨是最舒服的，偶然地早起，就会发现浪费了很多好时光。最新鲜的空气里，年轻人在河堤上跑步，老年人提着篮子逛市场，一日三餐老年人看得比较重，都会有妥帖的安排。

路边的棋局也都是在清晨展开，一条巷道好几局，晃晃悠悠买菜的老头儿总会被绊住脚步。但吸引我的却不是这个，是那路边人家门内的花草，小镇爱花的人很多，玩盆景的也有，一盆得意之作开花时，他们会将花盆搬到门前供人观赏。

小镇生活是朴拙简慢的，与初秋的清浅恬静正相合，也与我的心境很相宜。以前每次从异乡回来，总会被街头巷尾的植物吸引，现在长住下来，感觉自己渐渐也像那路边的草花，徐徐而不争，安静的是心，自由的也是心。

风也是自由的，穿行于小镇的街巷间，没有颓败，只有温柔和煦的气息，扑面而来时候，就像掀开一本油墨未散的书，有时静默无声，有时裹挟来鸟鸣和秋草味儿。

天空净蓝，有云飘过。秋天不远不近，前迎着一片冬雪，后对着一池夏荷……

心香一瓣

口琴伴奏

王 辉

的口琴声将人们的脚步拉住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发现吹奏口琴的就是刚才那个小男孩。他是那样地认真投入，仿佛是在舞台上表演。

这时候，男孩的父亲匆匆跑过来，他对男孩说：“原来你跑这儿玩啊，咱们该回家了。”

男孩望着父亲，不情愿地说：“爸爸，我不想回家。”

父亲生气地问：“为什么不听话？”男孩认真地说：“这里的录音机坏了，可美丽的鹅卵石需要音乐，我要用口琴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带来欢乐。”

众人听了，恍然大悟，感激的目光如潮水般涌向他，都说这是一个多么懂事善良的小男孩。

父亲听了，也恍然大悟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与骄傲，他赞许地点头道：“爸爸刚才错怪你了。你的心意很好，不过，”父亲补充道：“孩子，你吹累了，让爸爸接着为大家伴奏，好吗？”男孩高兴地说：“好的，我们轮流吹。”于是，父亲从孩子手中接过口琴，悠扬的旋律再次响起。

在新的乐曲引导下，人们又重新回到了鹅卵石上，舞步再次变得有序而生动起来。有人感慨道：“真的感谢你们父子俩，这音乐让鹅卵石仿佛也有了生命，变得更加美丽动人。”

男孩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，他邀请父亲说：“爸爸，要不你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吧，咱们边吹边走。”

父亲高兴地点点头说：“好啊！”

于是，父子俩手牵手，吹着优美的乐曲，与大家一起行走在洒满阳光的鹅卵石上。这一刻，他们不仅是父子，更是公园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公园内的一场训话

王 淼

落里都能听清的音量继续说：“你想想，如果万一你一个月能领五千退休金，他却只给你五百，你不是不知道吗？一个月五百块能吃什么啊？你自己也不去问问社保局，去问问不就知道了？至少比你天天坐在公园里干坐着等好吧？社保局就在……四十二号，我都跟你说这么清楚了，你花点钱坐个出租车去问问不就清楚了？！”

我听她说得头头是道，不免偏着头仔细听下去。她一看我这旁观者似乎站在她那一边的样子，训起话来就更中气十足了。

“不是我爱说你，你又不是我的谁，是不是……”她手插口袋，大概说累了站累了，就换另一只脚撑着身体，句句清楚：“啊！如果不是我看你可怜，多问你几句，我还不想管你！你儿子每月就只给你五百花，而你也拿了，却一直搞不清楚你的退休金一个月到底能拿多少？好啦，你认了，你每月拿了这五百块也无所谓，结果呢，

每月五百块钱你自己一个人能吃到什么？”

那老人家也被训得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嗯嗯嗯地频频点头。至此，我终于知道所谓“训话”的八九成原委了。

只是我越坐越觉得有点尴尬起来，因为我离他们两人最近，那老人家似乎也注意到我这多余的旁听者了，只是那中年妇女还似乎想说醒那老人，依旧有一句没一句地训话下去，但都离不开那同样的话题。

至此，太阳仍然躲在乌云后，如那被训得哑口无言的老人一样羞于露脸。我站起来，经过他们面前，忍不住也开口留下一句话：“赶快去社保局问清楚，快去吧！”

然后，我又听见那中年妇女用义正词严的口吻说：“听见了吧，你听见了吧，连别人都这样说了，你就快去吧！”

等一走出公园，我就在想，生平第一次听见如此疯狂孜孜不倦的“训话”，那还不是亲朋辈分间的说话，而算是公园里遇上

的陌生人的关心“训话”。那中年妇女“训话”训得也真疯狂，却也流露出好心的本性，反观那老人家也被训得没多做回嘴回击。

看着听着，我忽然觉得，人活着真不容易，生活中总是被一些事纠缠着，有些事还会引来旁人的相当关注，尽管也许事不关己，但好心好意的关心如果出现在公共空间中，想必也会造成当事人的尴尬吧。不过，活着，生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如果有人关心自己了，我们会持平地感激在心吗？

最后结果如何呢？嗯，说不定隔两天后再再去那小公园里就能听到结局，或待续了。但那又如何？

或许，在许多人看来，这仅仅是一场公园里的两人寻常对话罢了，但我却仿若看到了亲情，和人情世故等等的复杂现实面，在生活中继续上演，同时还无止尽的上演……